一縷香氣，幾許往事，千年香魂：走過世界，清香四溢，隨風回到從前

蔡方剛/國立臺灣大學/工學院

115 年所修課程：香料植物之應用與保健機能

初中有一次意外受傷流血不止，媽媽看到傷口，一下子急了起來。家裡一時找不到合適的西式止血用品，她忽然想起櫃子裡還有一瓶用東方香料植物製成、用來止血的民間外用藥，趕緊拿來替我處理。後來，血真的慢慢止住了。

那時候我只記得兩件事：媽媽焦急的神情，還有那瓶藥的特殊氣味。至於裡面究竟用了什麼植物，為什麼似乎有作用，我從來沒有查根究底。

更多時候，香料在我的生活裡其實平凡得多。走進超市，黑胡椒、肉桂、丁香、八角、薑黃，一瓶瓶整齊排在架上。胡椒配牛排，肉桂放進甜點，八角適合滷味，薑黃讓人想到咖哩。打開瓶蓋，鼻子嗅到它們彼此不同；蓋上瓶蓋，我對它們的認識也大概就到此為止。

直到這個夏天，我選修了《香料植物之應用與保健機能》。

有意思的是，最初幾堂課老師並沒有急著談哪種香料「對身體最好」，而是先講它們的歷史。從史前人類使用植物，到古埃及、印度、中國，再到後來的香料貿易與大航海時代，我才第一次認真想到：今天安安靜靜躺在超市玻璃瓶裡、伸手就能買到的東西，曾經一點也不平凡。人們追逐香料、交換香料，也循著香料橫越海洋。航路延伸，市場形成了，不同地方的人也因此相遇。

我很喜歡課程介紹的這種尺度變化。想像一縷香氣撲鼻而來，順著它往歷史深處走，卻可能遇見商船、港口、市場，甚至一整個大航海時代。原來千年香魂，也自有它的世界史。

這種今昔之間的映照相當吸引我。今天站在超市貨架前，我們比較的大概只是品牌、價格和容量；但在漫長的歷史裡，小小的種子、樹皮和花蕾，竟把亞洲、非洲與歐洲連在一起，也把飲食、醫療、商業和遠行牽到了一塊。

一粒胡椒如此之小，小得可以從指縫滑落；它背後的世界，卻遠比我原先想像的大。

接下來，課堂從那張巨大的世界地圖回到植物本身。我恍然驚覺，吃了這麼多年香料，我甚至未必知道自己吃的是植物的哪一部分。肉桂來自樹皮，丁香是花蕾，胡椒是果實，薑

Summer Colleg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

黃取自地下的根莖。我們隨手撒進鍋裡的一小撮粉末，在被磨碎、乾燥化、裝瓶以前，原來都曾經是活生生植物的一部分。

這其實只是生活的知識，卻讓我覺得新鮮。以前我總按菜餚來認識香料：滷味用什麼、咖哩用什麼、甜點又用什麼。現在看見一瓶肉桂或薑黃，有時反而會先想到它原本長在植物的哪裡。那些早已熟悉的粉末，好像又重新長回了樹皮、果實、花蕾和根莖。

再往下學，事情變得更細了。為什麼薄荷入口會有清涼感？為什麼不同香料的氣味如此鮮明？我們用鼻子和舌頭感受到的辛、香、涼、暖，背後其實和植物所含的化學成分有關。香料最先碰到我們的，往往不是理性，而是感官：薄荷的涼、胡椒的辛、肉桂溫暖而熟悉的氣息。課堂卻讓我第一次試著越過鼻子和舌頭，看看這些感覺背後究竟發生了什麼。鼻子聞到香氣，科學不會停在「好香」兩個字，而會繼續問：它從哪裡來？進入人體以後，又可能發生什麼？

當老師在課程談到香料植物的傳統醫療用途，以及抗菌、抗氧化、抗癌、抗老化等研究時，我忽然又想起媽媽當年打開的那瓶藥。

只是這一次，我不再滿足於「它真的有用」這個答案。

我記得那一次血確實慢慢止住，也記得媽媽當時有多著急。可是修完課程內容，我才比較清楚地明白：「那一次血止住了」和「科學已經證明這種藥具有止血功效」，並不是同一件事。究竟是哪一種植物成分可能發揮作用？作用機制是什麼？什麼劑量才合適？有沒有風險？這些問題，都遠非一次少年親身經驗可以回答的。

這可能就是整門課留給我最重要的東西。我們不必因為某種植物用了幾百年，就相信它必然有效；但也沒有必要只因為它來自民間，就把古老經驗一筆抹去。傳統知識也許留下了一條線索，科學則教我們不要停在線索面前，而要繼續問下去。

所以到了抗老化的部分，我對「保健」兩個字也不像以前那麼直覺了。我尤其記得 lifespan 和 healthspan 的分別：重要的未必只是活得更久，也包括健康地生活得更久。沒想到一門從胡椒、肉桂、丁香談起的課，到最後竟碰到了一個宏大的問題：人活著，究竟只在乎生命有多長，還是在乎怎樣度過那些年月？

現在回想，這個夏天走過的路其實很遠。我們從香料走過海洋與文明，再回到一株植物；更從樹皮、花蕾、果實和根莖，走進肉眼看不見的化學世界，最後又回到人的身體。對我而言，它甚至繞了一個圈，回到媽媽和我多年前的那一刻。

Summer College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

那時我只記得她在慌亂中打開一瓶帶著特殊氣味的藥。多年以後，我才開始知道，可以怎樣追問那股氣味背後的事情。學習沒法改變當年發生過的事，卻改變了我如何再理解那件事。

肉桂還是沉靜的褐，薑黃仍是明亮的金，胡椒依舊是細碎的黑。可是現在拿起其中一瓶，我想到的已經不只是哪一道菜。我知道它原本是一株植物的一部分，腦海裡浮現那些曾經攜著香料遠行的人影，想像肉眼看不見的化學成分，也會想起媽媽手中那瓶帶著特殊氣味的藥。

驀然回首，貨架沒變，變的是人。

教育的意義，就是世界明明沒有改變，我們卻再也無法用原來的眼睛來看它。

從此，我走進超市的香料架，已經回不到從前了。

Summer College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